



冰点特稿第1272期

离别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强 见习记者 郭玉洁 实习生 安越洋

9月6日晚上，作别故土的直升机上，肖丽一言不发，从湾东村撤离的村民都异常沉默。房宅已作废墟，庄稼和牲口被地震带走了，整个村子遍体鳞伤。

以后还能不能回来？肖丽在心中自问，那毕竟是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

直升机飞越重重山脉，将一行10余人送至40公里外的泸定县泸桥镇。她们又搭乘客车转移到德威镇贡嘎山小学的临时安置点。去安置点的路上，肖丽遇见了同村的同学，同学告诉她，自己的父亲受伤了，年近奶奶被倒塌的大门砸中，遇难了。肖丽也在地震中失去了她的妹妹。

在安置点，肖丽看到，每一顶蓝帐篷上都有“救灾”两个字，有些心酸。夜里睡觉时，她总做梦，梦见地在震，床在摇，梦见村子里的紅花岗塌了，惊醒时天还未亮，她却再也睡不着。

地动山摇

9月5日12时52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9.59度，东经102.08度，在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内。

湾东村，在震中东南方向7-9公里范围内，属于泸定县得妥镇。湾东河穿村而过，河流起源于贡嘎山东侧，在村东汇入大渡河，流域内山坡陡峻，海拔高差超过3000米。

湾东村的4个村民小组坐落在湾东河两岸，左岸散布着一组、二组，右岸散布着三组、四组。村民依山建房，在河谷修着温泉、水电站，在山上种着玉米、花椒、佛手柑，养着猪、牛、羊。

地震来时，22岁的肖丽正跟弟弟在村里的库房装玉米，弟弟撑着麻袋，她往袋子里装。母亲在紅花岗的山顶公路上晒新玉米棒子，父亲在山上的地里给花椒树打药。

突然，地在下陷，接着是砰的一声巨响，地震就开始了。

肖丽和弟弟被甩在地上。弟弟起身很快，就跑了出去，一直在屋外喊她，让她快跑。但地震得实在太厉害，她穿着拖鞋跑不动，索性躲进房子里的柱子下，赌一把，看它倒不倒。

等肖丽跑出来时，周围的山体还在崩塌，滑坡仍在继续，山上像起了雾一般，全是灰尘。她尝试联系父亲，却发现手机信号消失了，电线杆倒了，山时不时地晃动着。

地震结束后不一会儿，一个同村的妹妹跑来告诉肖丽，她们在紅花岗上的村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房子全没了。

肖丽的堂妹肖英没能逃出来。后来，村民先是在倒塌的瓦房里找到了肖英的手机，很快又发现她被砖墙压着，被抬出来时已没了呼吸。在场的人记得，当时手机上的时间显示是13时06分，地震刚过去14分钟。

19岁的肖英是家中长女，原本新学期该在西昌学院彝语文化学院念大二，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学校要求学生暂缓返校，她便在家上网课。地震时，家中只有肖英一人。父亲肖学琴去得妥镇送弟弟、妹妹上小学，顺便存些钱。母亲倪学连去背山摘花椒，一天能挣120元。上高中的弟弟、妹妹早在8月底就去了学校。

肖丽听奶奶说，这天早上，肖英先把家里的猪喂了，而后去放了羊，才回家上网课。而奶奶在玉米地里躲过一劫。

地震发生时，村子里有人正在山上掰玉米，有人在地里修剪佛手柑，有人在放牛，有人在睡午觉，村支书何公全在山脚下河边的防疫卡点值班。地震这天恰好是星期一，村子里100多名学生离开村子上学去了，也有许多人外出干活，因此逃过一劫。

何公全说，村里常住人口497人，地震时村中仍有两三百人，不少人在地里干农活。

住在山脚下的村民李玉娟在地里干活干累了，就到地边的车上睡着了，地震把车子抬了起来。她推开车门，拉着母亲，光着脚板往河坝上跑。湾东村四面都是山，那个石头满天飞，山崩地裂的，轰隆隆的。李玉娟说。

公路断了，山上的泥石流也来了，她又带着母亲光着脚从河坝往山上翻，不远的山还在垮。等她爬到半山腰时，看到河谷里一座水电站的输水钢管崩开了，她家养的一百多头猪被水全部冲走了。这一批猪是贷款买的，多已经长到300多斤，刚打算卖。前几天的猪，肉还冻在冰箱，舍不得吃。前几日，刚掰回家存放的玉米，也在一瞬间消失了。

湾东村有几十处温泉，每年的7-10月，有许多成都、重庆的游客会来湾东村避暑、泡温泉。但今年四川赶上大旱，旱后又遇暴雨，村子遭泥石流侵袭，路损毁了一部分，村中的温泉也暂停接客。地震之后，山体垮塌，掩埋了一些温泉。

一位村民种了2亩佛手柑、6亩玉米，还来不及收就毁在地震中，自家房子被落石打掉半边。她离开时，什么也没带，一家人爬一截子，就回头看看脚下的村庄，白茫茫一片，到处是烟雾、落石、废墟。

佛手柑也没得了，猪也没得了，家也没得了，啥子都没得了。土生土长几十年，啥子都没得了。李玉娟说。

后来，她回到已是废墟的家，看到一只鸡被砸断了双腿，一直在叫，看到两条跟了她七八年的狗被砸死了，还有两条狗活着。有一只小狗，水没把它冲走，它看到我回去了，就追来。李玉娟说，灾难面前真的啥子都是命，好造孽啊。它们和人一样求生欲望好强。



1 9月6日 四川泸定 湾东村村民在紅花岗上等待撤离。 2 9月6日 四川泸定 地震后的湾东村。 3 9月7日 四川泸定 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阿坝支队救援人员正在准备救援艇 从水路转移部分群众。 4 9月6日 四川泸定 救援队抵达 湾东村村民在紅花岗上等待乘直升机撤离。

她带着狗往山顶转移，到了半山腰上，实在没法了，带不起它们走，只好把狗丢在山上。李玉娟说，如果还能回去，我一定要把它们找到。

地震过后，村干部陆续开始组织村民搜救被困者，湾东村村民彭宇徒手从那些垮塌的老房子里救出5个人，都是用手刨的，皮皮都挖烂了。

彭宇告诉记者，村里一个3岁的孩子和奶奶在家午休，被压在倒塌的平房里，他们前去搜救时，已听不到孩子的声音，一直没找到孩子，只挖出了老人。老人被救出半小时后，也去世了。彭宇哭了。（这种房子）用手挖不出来，我们也没得办法。

驻村第一书记李毅带着村民在湾东河左侧的山上继续挨家挨户寻人、救人，慢慢，散落的村民汇聚成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他们用竹竿和棉被制成简易的担架，由村里的青壮年劳力抬着重伤员，往山上走。原本的盘山公路已经毁了，他们走得慢，人群中有人在哭，也有失去亲属的人情绪难平。

等待救援

地震过后，道路中断、电力中断、通讯中断，湾东村与外界失联，成了孤岛。

在紅花岗，肖丽和村民一直在尝试与外界取得联系，但不少人手机信号显示是一个叉。有村民试图徒步下山，沿公路出村，不久就回来了，因为公路断了。

肖丽的手机能显示微弱的信号，但即便跑到村子几百米开外更高的山梁上，还是打不通电话。

她看到有直升机朝村子飞来，跟同伴拼命挥手。我们以为来救我们的，最后一转直接去了磨西古镇（方向）。站在紅花岗的山梁上往东望，肖丽还看到，大渡河对岸的得妥镇方向，有警灯在闪烁。那附近有一条穿山隧道，通向湾东村，但车辆进入隧道后不久又退了回去，可能过不了洞子，（我们）就更着急了。

而在得妥镇，陈朝刚也与在湾东村的父亲失联了。父亲那天早上去村子里摘佛手柑，一直未归。地震后，通往湾东村的道路被切断了，他给父亲打了无数个电话，全都是关机状态。摞了就打，摞了就打。

一整个下午，除了亲眼见到的人，村支书何公全再难确认任何一个人的安全，包括自己的母亲和妻儿。他从山脚下爬到紅花岗的山顶上，寻找手机信号，试图向当地政府报告湾东村灾情，但很多次都失败了。路上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脚杆打断了，儿子背着老人往山上爬。

大约地震过后的第9个小时，肖丽收到了甘孜州州长的手机号码，她们赶快往高处跑寻找信号，拨了很多遍才拨通州长的电话。何公全向州长汇报了村子里的受灾情况、伤亡情况，州长告诉他，明天早晨就派直升机去。

肖丽记得，电话那头的人问他们，有没有红旗，或者找个直升机可以降落的地方，点一堆火，让烟大一点。他们找不到旗，于是答应点一堆火放烟。那会儿，湾东村一组、二组的100多位村民被集中在紅花岗山顶与半山腰两处相对安全的地方。但湾东河对岸的三组、四组村民是生是死，何公全无从得知。

眼前的山像是掉了一块一块的皮，一

些绿油油的庄稼和草木消失不见了，露出新鲜的石山和泥土。脚下的地裂出一条一条的缝。而坍塌、滑坡的山体涌进湾东河，掩埋了河边的房屋，还形成堰塞体，阻断了通往对岸的路。

在河对岸，三组、四组不少惊魂未定的村民，都在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四组村民罗立武不知道从地里跑了多久，才跑到村子，保住了自己的命。他感觉像有人下面放了炸药一样，山上有落石滚滚，山下有堰塞体，路垮了，房子塌了。他赶回时，已有不少村民汇集到半山腰，围在旧村委会附近的空地上，等待救援。

在庄稼地散落的山坡上，苟猛和妻子逃到一段尚未被地震摧毁的乡村公路上避险。

这天，苟猛跟妻子原本是来三组帮朋友收玉米。然而地震带来的塌方一瞬间掩埋了朋友和妻子，还卷走了一辆刚收获的玉米。苟猛和妻子侥幸逃过一劫，但妻子被落石击中，头和背都受了伤，脸色发白，呼吸困难，无法移动。

下午，山里的天渐渐凉了，苟猛脱掉衣服给妻子盖上，后来又光着膀子爬到附近坍塌的房子里，找到一张棉被，绑在身上带去给妻子。夜里，他把地膜裹在身上，又捡来些树枝烧火取暖。二人被困在半山腰，孤立无援。

我们（这样）肯定只有死在这了。妻子说，干脆你回去吧，你翻山。

咋可能，我不可能丢下你走的，就是死的时候，我们两个（也）一起。苟猛说，一整个晚上，火不敢停，话也不敢停。

他把手机亮度调低，只用来看时间，还尝试给在康定做消防员的儿子打电话，但一直打不通。9月6日凌晨2点多，电话终于接通了，那时儿子已经赶至10余公里外的磨西镇，展开救援。他听见儿子在电话里哭着说，我要去救别人，你们要相信政府，会有人来救你们的。

父子二人的通话只持续了一分钟，通讯信号又断了。

那时，各种救援力量正纷纷赶来。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医疗救援等力量有的已经抵达，有的正在路上。道路在抢修，电力在抢修，通讯设备也在抢修。凌晨两点，一架大型高空应急救援通信无人机抵达得妥镇上空。

一整晚，紅花岗没人睡得着。有人在山上的拾柴生火，供村民围坐取暖；有人从

倒塌的房屋里翻出一点点米，煮了一锅稀饭；有人找到一头没被砸死的猪，宰杀后猪肉也没刨，就切成一坨坨肉丢进锅里煮了。但许多人稀饭也没喝几口，何公全也吃不下。

夜里10点钟左右，肖英的父亲肖学琴出现在了紅花岗上，浑身上下全是泥巴。

他原本在得妥镇等下午银行开门存钱，地震后，他担心独自一人在家的女儿安危，但公路不通，他就让船将他送到大渡河对岸，跟一位村民一起，躲避着不时滚落的石头，爬山回了紅花岗。

在那里，他看到了女儿的遗体。村民从肖英家倒塌的房屋里抬出几根木梁，用塑料布搭起简易的灵棚。一盖用装着汽油的啤酒瓶，和沾湿了汽油的卫生纸做的油灯，摆在她身旁照亮。

（看到他女儿）他整个人都懵掉了。肖丽说，夜里，他一直守在女儿身边，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手一直在抖，还一直说，没事没事，过了很久，才哭了出来。

肖学琴想起来，有一天去银行查钱，他想买一条烟，但卡里只剩3块钱。肖英从书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卡里有4800元，她转了2000元到父亲的卡里，又取了800元现金给父亲。

由于家中孩子多，负担重，这位父亲每年总上山采药，一次要在山里待半个月。9月5日这天早上，肖学琴送他弟弟、妹妹去镇上上学时，肖英让父亲回来时带一箱方便面 and 一瓶酱油。女儿从来没让我买过东西，那天是个例外。夜里，肖丽听见肖学琴小声说，不知道这个孩子被砸的时候到底吃饭没有？

紅花岗漆黑的夜里仍不时传来山体崩塌、巨石滚落的声音。一直听它垮到天亮。肖丽说，人们也一直守灵到天亮。

紧急转移

6点过后，紅花岗上的天渐渐亮了。肖丽一直在看手机上的时间，害怕直升机来了，还没有点火。于是，他们跑到不远处的山头，一边寻找手机信号，继续寻求救援，一边生火准备造烟，为空中救援指引方向。

几乎同一时间，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阿坝支队副支队长李建军带领着43人的救援队伍，已经从5公里外的得妥镇出



发，朝湾东村赶来。他们是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乘橡皮艇从水路进入的，原本通往湾东村的公路被摧毁，而水路上不时也有山体坠入。半个多小时后，他们抵达湾东村外，改徒步方式继续进山救援。

尽管救援队携带了两部卫星电话，但山中通讯信号消失，联系村民依旧困难。有救援人员使用无人机搜寻被困村民。一架无人机拍到的画面显示，在湾东村，一个男人孤零零地坐在房顶上，他身旁的房屋已经塌了，屋顶烂了，房梁散架，家成废墟。

8点多，救援队上山中途看到远处有冒起的浓烟，猜测那是村民在避难点放的烟，便开始朝着烟的方向行进。

这是危险的一路。李建军告诉记者，他们上山的路上余震不断，山体有许多裂缝，宽的有近20厘米。救援队排成一路纵队，由一支13人的突击小队手拿砍刀与斧头，在前方开路。他们脚下时常边走边滑，队员手脚并用着往上爬，眼前总有巨石滚下。

最终，救援队引向了紅花岗。紅花岗是湾东村北的一道山梁，山脊上相对平坦，湾东村二组的村民就在这海拔1900余米的山脊上生活着，一条乡村公路从山下盘上来，在山顶蜿蜒穿村而过。紅花岗东边是大渡河，西边是湾东河，山脊与河谷间的海拔落差超过500米。

肖丽以前听说，那是红军曾走过的地方，所以叫紅花岗。在家时，站在紅花岗，她能望见远处山顶覆满冰雪的石马山，但地震后，她发现，石马山上的冰雪在崩塌。

大约9点，驻村第一书记李毅在半山腰见到了徒步4小时才抵达此地的武警救援部队。武警帮着抬伤员，带着这批昨夜在半山腰歇脚的村民继续向紅花岗转移。

10点过后，肖丽看到两架直升机朝紅花岗飞来，但很快又飞走了。他们再次拨打了甘孜州州长的电话，让飞机调头回来，地上又生了烟，以方便飞机确定救援位置。

临近中午，两支救援队伍与一组、二组的村民在紅花岗汇合了。李建军见到湾东村村民时，看到有人眼睛哭肿了，有人哭都哭不出声音。后来，救援队伍被分成3组，跟着村干部下山，继续搜寻散落在各处的村民。

李毅也带着森林消防救援队下山了，

害怕掉一个在下边（没救上来）。他只记得自己在山上不断地跑，来回跑了四五趟，往紅花岗上转移村民。李建军的队伍后来又背上山10名村民，有的是在半山腰找到的，有的在山下，年纪很大的村民已经寸步难行。

解放军的直升机也落在了紅花岗上，计划先接走伤员，再接走老人和孩子，最后是年轻人。

今天晚上必须走。村干部不停地催促着村民作好准备。

实际上已没什么好准备的，村民们从家中或地里逃离时，很多都两手空空。只是在地震中遇难的肖英尚未火化，火化时间定在9月7日，按照当地的传统，需要杀牛，做荞麦馍馍，包括煮鸡蛋，祭奠一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准备那么多东西。肖丽说，那天上午村民四处找牛，但都没找到，只找到一些荞麦粉，而撤离的时间也越来越紧张。救援队拿了一箱没喝完的牛奶分给村民，一个村干部拿来了一袋达利园面包，大家没喝也没吃，都递给了肖英的父亲。

肖学琴不住地向大家鞠躬，并从衣服里掏出烟发给村民。肖丽看到，突然之间，一些钱和药从这位父亲沾满泥土的衣服里掉了下来。

这场临别的葬礼就这般简单地举行了。

那时，肖英的母亲已经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不顾一切要回村子看女儿最后一眼。肖丽最后一次得知她的消息是当天11点左右，这位母亲已从得妥镇对面的天池山出发了。从那边过来，有两三座山要翻。

救援直升机到后，肖英的奶奶一直不愿离开，要把她（孙女）送再走，但最后还是还是在儿子肖学琴的劝说中哭着坐上了离开紅花岗的直升机。不少即将撤离的村民都挥泪与这片支离破碎的土地告别。

肖丽在夜色中搭乘当天最后一班直升机离开了紅花岗。那时，肖英的母亲尚未出现，她的父亲决定留下来，等妻子回家，一同送女儿最后一程。

苟猛和妻子也等到了救援。直升机飞过天空时，他们仿佛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挥舞起白色地膜。下午2点多，直升机在他们头顶悬停，系下绳梯，下来一名武警战士，他们一起将受伤的妻子抬上飞机。直升机上，苟猛一口气喝了两瓶矿泉水。

在那之前，苟猛和妻子已一天半没吃上什么东西。只是在那天天亮后，苟猛从玉米地里找了些泛青的玉米秆，剥皮后放进嘴里，嚼出汗水，再喂给已无力咀嚼的妻子。二人就这样凑合着吃了些。

由于妻子伤势较重，他们被送往雅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进了重症监护室。后来，在震中灾区救援的儿女们赶往雅安看望母亲，未能探视，只在平安大楼外给母亲敬了一个礼，希望你平安无事，孩子对不起你。

陈朝刚是在天亮后跟着救援队徒步进入湾东村的。他在自家的5亩山地上，并未找到父亲，只看到一些佛手柑和搭在地里的棚子。他的父亲至今失联。

大多数村民都离开紅花岗后的晚上，救援队留在了这里，何公全也留了下来。夜里，他们经历了一次4.8级的余震，李建军听到四周的山体又开始滑坡，轰轰响。7日上午醒来，留在紅花岗的救援队员和部分村民对村子进行了一次地毯式搜救。下午3时，他们撤离湾东村，开始执行新的救援任务，而后又有新的救援力量抵达湾东村，继续搜救。

在村民都顺利撤离后，何公全在9月7日这天上午搭乘直升机离开了湾东村。在7日晚间的大雨到来之前，救援队从湾东村转移出260余人，受伤的转移到县、市的医院，多数村民送到德威镇贡嘎山小学的临时安置点。

9月8日上午，在贡嘎山小学的临时安置点，何公全告诉记者，湾东村能找到的遇难者共5人，尚有8人失联，但这是他知道的，并非全部的统计数据。

截至11日17时，这场地震已经造成93人遇难，其中甘孜州遇难55人，雅安市38人，另有25人还在失联。9月12日，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从当日18时起，终止省级地震一级应急响应，应急救援阶段转入过渡安置及恢复重建阶段。

我都不知道要在哪个帐篷里住多久。肖丽说，她从紅花岗转移到这里后，先做了核酸检测。她看到，有人边打电话报平安边哭，有人好不容易从山上转移下来，亲戚前来看望，见面时，边见边哭，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辞工赶回故乡来。

肖丽至今难以忘记7日那天的一个场景，头发凌乱，鞋子和裤子上都是泥巴。肖丽知道，她一定是翻山越岭，才回到家中，和女儿做了永久的道别。



地震前的湾东村。 肖丽/摄



9月9日 四川泸定 贡嘎山小学安置点。 肖丽/摄